

香花外牆

秦旭 著

爱情真是脆弱得像玻璃一样，
完整时透明得令人神往，一旦受到撞击就会成为碎片。

长征出版社

墙外花香

秦 旭 / 著

晨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希平

封面设计:圆 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墙外花香 / 秦旭著. -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2

ISBN 7-80015-812-8

I. 墙… II. 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69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11.125 印张

220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0.00 元

ISBN 7-80015-812-8 / I·179

爱情真是脆弱得像玻璃一样，
完整时透明得令人神往，
一旦受到撞击就会成为碎片。

婚姻在人生中最淡漠，
却又充满诱惑的一片风景，
是最让人劳心费神的一种经营。

自序

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是8年前，即公元1994年11月的一天。当时，我在北京广安门桥东北角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低矮简陋的小屋，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三条腿的从饭馆里搞来的破餐桌。那时候，天气很冷，冷风常常从门窗的缝隙间吹进来，尤其下雪的夜晚，西北风吹进来，水桶里的水就会结一层冰，那个冷可想而知，写作条件的艰苦也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我认识了这部书的主人公林鸟，他是个流浪文人。当时，我接触过许多流浪在北京的文人，他们大多崇尚精神自由，其中有为了爱情甘愿背井离乡的；也有的是无法忍受河东狮吼“精神暴力”的摧残而被迫逃离出来的；还有的是为

艺术而艺术来这里寻梦的。其实，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我曾萌发过为他们这些渴望精神自由、渴望真爱的人们写点东西的念头，直到认识林鸟，听了他的故事后，我便决定以他为原型写部小说。因为，我很欣赏他的悲剧性格和永不放弃的执着劲。他在经历了一次次感情重创后，依然坚信世间有真爱的存在，并一路在逃离中找寻着自己的另一半。

我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随着主人公林鸟的足迹一路走来，阅历了他凄美而浪漫的初恋；感受了他那的不幸的婚姻及他那粗俗庸艳的妻子对他进行的“精神暴力”的折磨；也体验了他获得真爱而又生离死别的绝望，及婚外情所带来的灾难性

的打击。在经历一系列不同的情感对灵魂的洗礼后，林鸟的内心变得出奇的平静了。他说，他觉醒了。

我跟随着林鸟经过虚无的远征和催人泪下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后，内心好一段日子不能平静。我很欣赏林鸟的勇气，尽管他经历一次次情感的远征后，看上去像个失败的骑士，但他是值得人们钦佩的，因为他相信真爱并且永不放弃。

秦 旭

2002.12.2 于莲香园

—— 目 录 ——

1	引子
2	一、终结者
8	二、伊甸园
15	三、青苹果
22	四、体验
29	五、苦恼
37	六、逆反
44	七、出走
52	八、逃离
64	九、失恋
73	十、空虚
80	十一、拒绝
87	十二、迷失
95	十三、庸俗
100	十四、苦果
110	十五、清宫
126	十六、家庭
136	十七、迷惘

150	十八、真爱
163	十九、诀别
180	二十、血书
197	二十一、孤独
215	二十二、寻找
229	二十三、浪漫
245	二十四、冲浪
259	二十五、代价
275	二十六、家园
287	二十七、奇遇
303	二十八、情殇
319	二十九、绝望
333	三十、涅槃
346	结语

引 子

那个暮秋的下午，阳光像是一种悠闲超脱的符号溢在森林和青石上。面对这样的景色，我感到一片茫然。

昨夜的一场雨稀释了山中的热浪。此刻，潮气化成乳色的山岚，在群峰间缭绕飘荡。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逃离，第一次离群索居。

我独自走进深山峡谷中。四周是浓密的灌木丛，乱石和清幽的溪流。山雀的鸣叫声弥漫着令人惊恐的色彩。没有人迹的地方，我强烈地感到了绝望的气息。

尤其夜幕降临后，我仿佛被搁浅在时间以外的荒漠中，被巨大的寂寞所吞噬。

也许这个夜晚，我会死去。我黯然地想。

于是，记忆开始膨胀，如烟的往事突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而且清晰得令人不解。

一、终结者

当初，因为梅子在北京读大学，我才来这里谋生的，本想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然而，她还是弃我而去。梅子离开了我，她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我的女人。

记得梅子离开那幢木楼的时候，外面正下着春雨。

当时，她穿着一套带暗紫花的深红色春秋裙，没有带雨伞。她走得匆匆忙忙，似乎怕我追上问个究竟。

一声沉闷的关门声惊得我的心房猛地颤抖一下。我没有丝毫的准备，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她已经离去。

六个月后的一个深夜，一阵清脆的脚步声把我惊醒。

脚步声是从卧室外的客厅里传来的。

那脚步声渐渐接近卧室。我在黑暗里借着西窗外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卧室的门。

门被轻轻地推开，一个中等个头的女人的轮廓映入我的眼

帘。

接着，壁灯亮了，竟然是梅子。梅子来到床前，她的目光充满了久违的温情。我被她的温情激动得想落泪。

梅子离开的日子太久了，我企图在孤独中对失去希望，并产生怨恨和憎恶，但还是常常念起她。她毕竟曾经是我的女人，是我的液体。是的，女人是一种无形的液体，男人则是有形的器皿。在绝望中，确切地说是在麻木中，这想法使我产生某种空冥的情绪。

此刻，梅子真实地站在我的面前，尽管内心激动，我还是疑惑不解地望着她。我无法弄明白她来到这里的真正用意。

梅子脱掉那件紫色风衣，娴熟地挂在门后的衣架上。

紫色风衣是我们相恋的第一天她穿的那件，还有那淡黄色的性感的羊绒衫，也是那一天她穿的那件。

也许她是想以此唤起一些回忆或什么的。我的胸腔涌过一股热乎乎的情绪，几乎涨出眼眶。

梅子又默默地脱去羊绒衫，只穿了白色的内衣，来到床前凝视着我。

我像是被她施了魔法的玩偶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双臂。

她投进我的怀中，把脸紧紧贴在我的胸膛上，凉秋便从她的脸上渗进我的胸膛。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双肩，很难说出那种感觉是什么滋味。难道爱情真的会失而复得？

“不管将来如何，我决不再离开你了！”

梅子很动情地发誓。

她的誓言暖化了我，尽管我不相信承诺的价值。在此之前，我经历过三次的海誓山盟，结果我发现那些语言只是荷尔蒙效应，是性欲喷发前的烟雾，可是我抵挡不住它的诱惑。

此刻，晚秋的深夜变得温和许多，也许是身边有了梅子的缘故。我捧起梅子的脸仔细地端详着，依旧白皙细嫩的脸绽放着令人爱怜的光泽，就像一件圣洁的玉器，清纯得惹人心醉。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说。

梅子伏在我的怀中默不言语。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午夜过一刻。

“想我吗？”我用极其柔和的语气问。

梅子点点头，过了几分钟站起身弯腰吻了一下我的左脸颊，甜甜笑了笑转身走出卧室。

过了片刻，我听到卫生间里响起撩水声。又过了好一会儿，梅子才又回到卧室。

她只穿件粉色的三角裤头，左手掬着衣裙，右手把门关好，顺手把衣裙丢在沙发上，然后，快步跑上床，小鹿似地钻进我怀里。她身上的那股凉气立刻浸入我的表皮。

“把灯关上。”梅子在我的身边低声说。

我随手关掉壁灯。

“我给你生个孩子吧？”黑暗中，我听到梅子说道。

“开玩笑。你能挺个大肚子上学吗？”

“唉，你说女人生孩子什么样子？”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女人。”

“她生孩子时，你不是在产房亲眼看到过吗？”

梅子指的是文秀。

“反正挺痛苦的。”

这个夜晚像喝醉了酒。瀑布的狂奔不息混杂着从干热的天空下走进幽凉的山洞的感觉，犹如醍醐灌顶，令人销魂酥筋。

后来，我极度疲惫，睡得昏昏沉沉的。

第二天，我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钟。梅子却不知了去向。

难道昨天夜里的经历是一场梦？

这件事（或许是梦）之后，我离开了木楼，在郊外租了一间农民简陋不堪的小平房。这个时候，贫穷正悄悄逼近我。

有一天晚上七点多钟，我仍怀疑那天晚上的经历，便按捺不住给梅子打了个电话。

“喂，找谁？”

耳机里传来梅子那略带沙哑的有磁性的——我所熟悉的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歇斯底里的声音。

“是我。”我的回答有气无力，声音像刚刚降临的夜幕。

片刻的寂静，电话线仿佛冻结了。

梅子显然听出了我的声音，她似乎有些惊愕。

“你好吗？”梅子的语气有一丝暖意。

“还可以。”我的语气却有些黯然，甚至很惘然，而且掺杂着无奈的语调。

“那天晚上……还记得两个月前的那天晚上吗？”我想证实一下，就试探着问道。

“哪天晚上？”梅子不知是真的莫名其妙，还是故意装作不知。

或许真的是一场梦，我这样想。

“你在哪里？”梅子扯开刚才的话题。

“郊外的农村。”

“到那儿干什么？”

“活着，与寂寞一起流浪写诗。”

“你就不能实际些。现在有谁还看诗？”

“起码还有我自己。”

“你太固执了，这样肯定会被社会淘汰。”

“谢谢你的关心。对了，今天我是想告诉你，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做错了什么，请你原谅。”

“你想干什么？想报复我？”梅子的声音大了些。

“如果你情愿这样认为的话。但是，我只能伤害自己。”

“你不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大的报复。”

我突然对她的关切有些感动。也许她以为我要自杀。

“生和死对我而言无所谓。有的人越对生看得太重，就越对死感到恐惧。”我顺水推舟地感叹道。

“你是个懦夫，你不敢正视现实，你除了逃避，就是悲观失望，我真怀疑你的神经有问题，像你这样不改变自己，谁敢跟你一起生活？”梅子激动起来。

“人都有各自的活法。我喜欢收集这种灰色的感叹。”

“那么，你在感情上永远是个失败者。”

“在一个方面的失败，不等于人一生都失败。”

我虽是这样说，但是心里所期待的正好相反。越是孤寂的人，越渴望感情的温存。

“你太自私了，别忘了你还有个女儿。”

梅子的这句话猛地刺痛了我。

“看来打这个电话是多余的。”我故作淡漠地说，以掩饰自己的痛楚。

“别这样。今天有寒流……”

我打断梅子的话，颇伤感地说：

“是的，感情被寒气浸透时像无家可归的乞丐儿流落街头，

而记忆就像一间书房藏有许多苦难的经历。我真的麻木了。”

“你真的愿意在麻木中消沉吗？”

“其实消沉没什么不好。消沉是对灵魂的最好洗礼。在消沉中，我思考问题远比欢乐时更深刻透彻。”

“歪理。”

“有人等着打电话。挂了。”我越发失落地说。

“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吗？”

在放下电话的一瞬间，我听到梅子问道。我没有回答。

远方的都市里闪动着欢娱的灯光。此刻，我的心被一种无形而沉重的东西挤压着，心态正在不由自主地倾斜。

夜晚的天空落下一些冰冷的东西，或许是雪。我沿着窄窄的小巷，走向那间租住的简陋的小屋。

夜向着更深处伸展，仿佛一切都在骚动中。

夜深了，窗外寒风不停地刮着。小屋内箱纸搭成的简易顶篷上面，老鼠不停地奔来跑去，那声响搅得人心烦意乱。灰暗阴冷的环境，使我无法收敛起失意的情绪。

当整个都市都睡熟的时候，我独守寒屋依然没有丝毫倦意，闭目听着寒风肆虐的声音，许久许久的。

这个残冬的寒夜太冷了，先前欢腾的老鼠此时也许已经躲进窝内梦游，或许正梦见自己偷吃谁家的灯油。

窗外似乎传来雪花落地的声音，这声音触及到我的记忆，触及到过去的岁月和时空。